

·科技界声音·

遥感卫星地面站是为全国乃至国际提供卫星遥感数据及空间遥感信息服务的社会公益型装置,是我国对地观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站以来即始终坚持秉承开放、共享原则。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 郭华东  
《科技日报》[2014-12-03]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我国目前的网络防范体系还是老三样,也就是2000年前后提出来的建立防火墙、入侵监测和病毒防范。靠这三样封封堵堵,是防不胜防的。应对互联网安全问题,光靠修修堵堵、缝缝补补,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沈昌祥  
《中国科学报》[2014-12-02]

现在的同学们正在经历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因此一定要打好基础。大学是什么?当你走出校门,把大学中所学习的具体知识都忘记,剩下的就是大学教会你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是素质,是能力。

——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  
中国新闻网 [2014-12-03]

虽然目前地热能源开发还是星星之火,但未来潜力巨大。地热能可以不分昼夜、不分四季地利用,在可再生能源中利用系数最高。西藏羊八井地热站已开发利用了27年,一直运行得很好。国家应重视地热开发的巨大潜力,提供相关政策扶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总工程师 多吉  
《中国科学报》[2014-12-03]

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估体系,对已有的结果强调太多,这使很多已有过一些

成就的科研人员垄断了研究的大资金,而且科学家们也会一味地追求大项目、大资金,从而忽略了科学研究本身的意义——并非只有大项目大基金才能带来大结果。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教授 Kurt Wüthrich  
《文汇报》[2014-12-03]

论文,尤其是SCI论文在考核中所占的分值太高了。论文导向十分严重,老师们把发表论文视为最重要的工作,却很少乃至不做项目。此外,大学排名和学校要申请重点学科、硕士、博士授予点,在申请资料里,SCI论文数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直观、可靠,为懒惰的行政思维所喜。

——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精细化工系教授 林中祥  
科学网 [2014-12-04]

科研的评估是很复杂的体系,因为科学是真理,很难用数据衡量。我认为最需要改变的,是科研评估必须关注未来,关注年轻人,给他们更好的成长土壤。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赵东元  
《文汇报》[2014-12-03]

将高影响力的论文发表作为科研评估标准,在过去曾经给中国的科学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但在中国科研整体水平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时,这一标准已经不再完全适用。我认为,应该为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以及有科研潜力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支持,要选择那些原创性的科研人员,但如何建立科学的标准去发现他们,还需深入探讨。

——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纽约大学教授 汪小京  
《文汇报》[2014-12-03]

在彗星探测方面,我国还缺乏研究。期待中国自主的深空探测计划尽早立项,为中国科学家获得第一手科学数据、作出重大科学发现搭建好平台。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 吴季  
《中国科学报》[2014-12-02]

找机会听一堂名师的课,听一场真正科学家的学术报告,找机会与有智慧的人、有修养的人、有思想的人一起工作。有过这样的经历了,人的一些想法也许就会改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德华  
《中国科学报》[2014-12-01]

在全球各种经济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的排行榜上,中国经常是总量很高、人均很低。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烟草行业,不仅生产总量世界第一,人均是世界第一,利税也是世界第一。中国人口占世界20%,却吸掉了全世界40%的卷烟。同时中国也是烟害的“世界第一”,中国现有吸烟者3亿人,每年因烟害死亡100多万人,又是“世界第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秦伯益  
《中国科学报》[2014-12-01]

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教育的人,我是陶行知的崇拜者,陶行知怎么讲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才是教育家。成天脑筋转着想怎么得点好处,这怎么叫教育家呢。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章开沅  
《中国科学报》[2014-12-05]



图片来源:《新京报》

在中国所有的学术型学位都不能培养从业者,只能培养研究者。我们不像艺术类院校的毕业生能拿作品获取毕业资格。我们必须写研究论文。创意写作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国内有的学校已经展开。我希望我们科幻方向能有创意写作的学位提供给公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授 吴岩  
《新京报》[2014-12-02]  
(编辑 石萌萌)